

翰苑新書

第五十二冊

續集卷之十五

京尹類

留守類

太守類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十五

續集

京尹類

附

留守類

賀趙京尹

王臞軒

羽儀卿士彈壓帝城人望翕然知尹京之有趙上心簡在
果弄印以授堯輦轂肅清紳縷交賀某官學精六典名冠
兩科文章太白老之瑰奇氣節未虛侯之耿介早登華貫
屢獻卓囊肘後有醫國方舌底出水人語不能狂尺為清
要地而少留甘請一麾指瀟洒亭而徑去隨上輔畿之最
入陞台佐之華振領挈裘糾正列曹之淑慝調肱助鼎習
為宰相之經綸新天子居然器之先宰皇留以遺我眷王
畿之千里昇帥闡之十連少尹舊游回首平分於風月神
京新領致身以逼於雲霄行將懾鴈鷺之玩而以威繩狐
鼠之奸而以法寬一分之民力散八郡之陽和簫鼓行春

驩訝碧油之元帥鈞衡虛左佇看綠鬢之中書伏念某淺
學得皮赤窮到骨初筮經行於湘水聊爾棲身至今悵望
於衡雲不堪回首二十載未書於三考兩千里來效於微
官直道事人安敢肆幕中之辯剛腸嫉吏不能依紙尾之
書幸曾出元樞之門墻猶未入羣儉之陷竄敢期幾會獲
事人賢受容受察之方新一喜一懼之交集切傾心於教
誨更借力於提撕誰爲之先倘少異衆人之待當忠於主
其忍效妾婦之容

賀戶侍表京君

同前

申命地官正名法從審國家之大計獨任剴裁因都會之
輿區增嚴彈壓甫渙先皇之雨露丞開聖代之風雲兩
禁驩榮三輔燕喜某官神機而傑識風裁以威稜不動如
山法古大臣之魁壘至明似鏡燭今天下之隱幽推京兆
之無雙總扈農之至劇不移尹正竟貳民曹莫窺泛應之

竒爰被真除之寵切觀前代間得真才將大用以成格天
之功必歷試而觀醫國之手惟撥煩服豫有無不治之規
模則康濟恢洪皆可與摧之事業是以經綸宰相不于章
句書生故元和之崔由戶侍而登天聖之劉自開封以拜
然持一器匪兼二難惟公萃首府以並爲其事蓋古今之
罕儼問三司則使副之職兼舉言十國則豪強之風自衰
光前絕後之勲緩笑微吟之日渡江能幾明弼可占賢君
方需於賢臣聖主留遺於聖子攀鱗附翼儼爲天縉之儲
作雨濟川佇副巖瞻之祝某微蹤並塞頰歲驅軺芻與牧
以奚勞匠負丞而有擢俯慙吏鞅曷造廷紳良由托萬間
而鎮凌雨之搖吹六律以鼓潛陽之動自傳命綽如擢心
旌知公望之皆歸卜疇庸而預喜崧岳之函萬象或免伶
俖泰階之正六符終依造化

賀戶侍表京君

王臞軒

驩迓碧油之元帥鈞衡虛左佇看綠鬢之中書伏念其淺
學得皮赤窮到骨初筮經行於湘水聊爾棲身至今悵望
於衡雲不堪回首二十載未書於三考兩千里來效於微
官直道事人安敢肆幕中之辯剛腸嫉吏不能依紙尾之
書幸曾出元樞之門墻猶未入羣儉之陷穿敢期幾會獲
事人賢受容受察之方新一喜一懼之交集切傾心於教
誨更借力於提撕誰爲之先倘少異衆人之待當忠於主
其忍效妾婦之容

賀戶侍表京君

同前

申命地官正名法從審國家之大計獨任剴裁因都會之
輿區增嚴彈壓甫渙先皇之雨露丞開聖代之風雲兩
禁驩榮三輔燕喜某官神機而傑識風裁以威稜不動如
山法古大臣之魁壘至明似鏡燭今天下之隱幽推京兆
之無雙總扈農之至劇不移尹正竟貳民曹莫窺泛應之

竒爰被真除之寵切觀前代間得真才將大用以成格天
之功必歷試而觀醫國之手惟撥煩服豫有無不治之規
模則康濟恢洪皆可與權之事業是以經綸宰相不于章
句書生故元和之崔由戶侍而登天聖之劉自開封以拜
然持一器匪兼二難惟公萃首府以並爲其事蓋古今之
罕儼問三司則使副之職兼舉言十國則豪強之風自衰
光前絕後之勲緩笑微吟之日渡江能幾明弼可占賢君
方需於賢臣聖主留遺於聖子攀鱗附翼儼爲天緯之儲
作雨濟川佇副巖瞻之祝某微蹤並塞頰歲驅軺芻與牧
以奚勞匠負丞而有擢俯軼吏鞅曷造廷紳良由托萬間
而鎮凌雨之搖吹六律以鼓潛陽之動自傳命綽如擢心
旌知公望之皆歸卜疇庸而預喜崧岳之函萬象或克伶
傳泰階之正六符終依造化

賀戶侍表京京

王耀軒

民曹奏取卿貳為真經賦獨裁裕三司之大計神京仍領
寧十國之與區廟朝一倚於論思省府兩優於煩劇師言
交暢天寵又新某官以巖廊之材恢山岳之望抽關啓鑰
會融千古之經綸挈領提綱神妙百為之操縱用明以恕
濟正於摧通禮樂之淵微替謀謨之宥密範圍羣玉
五立推京兆之無雙總扈農而有要不移尹正就亞司徒
欲酬甚偉之功始拜真除之渥蓋縱橫泛應事幾者難為
智而雍容坐鎮雅俗者易為賢夫孰無堂上之書鮮或中
經首之會推批卻直窾之際猶刃發剛則臨機制變之秋
決河注海所以斷大疑立大務必非取常士用當謀仰窺
責實之規摹預卜濟時之勲業周旋
靖不移如內
千仞之轉圜外若百雉之按堵一洗清談廢學之弊盡棄
叔世好名之風聽履上星辰不能以寸濟旱作霖雨惟乃
之休某樗櫟無庸節麾久寄猥玷匠亟之擢又升計拍之
將良由託萬間而庇旁風鳴六律以溫寒谷其如技竭不
勝務啟雖故步之可尋豈後艱之必濟瞻雲霄望河漢倘
終覆露之私貫歲月傲冰霜誓守堅凝之操

賀趙尚書再留京尹

方烏山

輟臨邊閫留衛神臯蓋京師諸夏之本根所宜先固而公
族王室之枝葉當務親承故存屈於尹釐以內眷於經理
青氈復舊紫臺增榮某官振振之英溫溫其德言語妙天
下機軸一家風采動朝端羽儀百辟氣吞八九雲夢腹有
數萬甲兵惟冕旒獨厚於春知故輦轂夙資於彈壓方其
始至已知游刃之有餘比及重來尤覺輕車之就軌惠極
羽鱗之及姦無毫髮之容清不可干寧免求全之毀久而
自定益彰難揜之名况當規犬業之秋可乏經濟中原恢
之手果膺異教往控上流然大臣不可暑行未容遠役知
淮陽徒得君重孰與內寧因存司雨露之邊而聽履星辰

之上驩傳三輔豈惟竹馬之爭迎職復司空允謂承明之
三入展儒者已試之效佐君王內治之規國本一強皇威
自遠夷吾在江左今復奚憂蕭何鎮關中終觀能用某謏
焉故吏凄其冷官昔一見遽違有負千里投公之意今已
睽再遇豈無三語為掾之階信幸會之自天知命通之有
日趨承方快自賀良多廣廈萬間喜復湖上龜魚之蔭丹
砂九轉乞成鼎邊雞犬之仙

通表京尹詔

王臞軒

昕庭對策濫陪玉筍之門生畿甸效官復玷紅蓮之幕府
三熏子墨百拜帥籤共惟某官一代宗師四海碩德挺身
任重八鰲背上之擎山定力鎮浮萬馬群中而駐足自任
京國至位文昌華途清要者幾何英轍周旋之殆徧贊籌
台佐異時相業之胚胎塚美仙源一代帝墳之潤色容與
功名之會更閱理義之多遠畧濟時振起過江諸賢之弱

精忠許國對越在天列聖之靈尹正神京榮躋版使東南
之力竭矣帑藏焦熬西北之事紛然符移函午戚畹貴臣
之盤據豪民巨姓之根連得地大而雖可回旋去天近而
尤難展布今之君子悠悠畫餅之空談付以事機往往蠟
鞭之無用任國重寄如公幾人當紛紛項洞之衝每閑暇
笑談而辦輦轂之下必先彈壓與列郡殊錢穀之問不至
廟堂有地官在如聞訪落欲即登庸若劉沆在天聖初自
尹而入為相然張敞為京兆最繼後者難其人屈壯猷旬
月之間積蒼生霖雨之望世道隘甚人物眇然首揆久虛
行看黃麻之宣布脩名不朽要垂汗竹之芬芳伏念某殖
學代耕賣文為活此奉槐楓之對空臆盡言不知草茅之
踈轉喉觸諱向非借九鼎之力當不止三籌之輸副本既
不上於中書賤刺亦羞通於知己及星沙之贊畫俄風木
之啣憂年踰四十以無聞於顏有覲祿縱三千而弗及此

恨何窮人憐十載之栖遲天界一朝之遭遇低頭入幕教
條必惟命之恭觸事面墻宦季賴得師之益寬爲程而督
責大出力以提撕庶幾遺簪墮履之微或有大呂黃鍾之
重橫實在道敢祈表相國之知倒屣出門自賀王仲宣之
遇

留守 賀陳丞相判建康

楊誠齋

疇咨上宰居守陪京一相揭日月之光俯江淮而下燭萬
乘分旌旗之半俾夷夏之從其觀其官至學潛天孤忠貫日
惟其凝然之風度歷萬變而不搖是以坐之於廟堂則四
海之自治豈時變之難合乃身退而愈高赤鳥來朝儼二
童而及馬蒼生相賀幸兩鬢之未霜方倚訐謨之深以輸
旦夕之弼如其留鑰母易耆英保釐東郊如畢公卧護北
門如裴度暫大金陵之燾即青王氏之壇某違離門墻在
再歲月不自意其末路得再見於青華

賀張魏公判建康

楊誠齋

制詔舊德藩宣陪京留丞相於關中深計本根之重用真
儒於天下大新朝野之瞻其官學術咸三道原貫一得仁
者之靜應群動而不窮參化育之誠聽萬物之自遂補天
而莫見其妙洗日而不言其功顧德裕何負於敏中乃元
稹自憎於裴度憂以王室居江湖而未忘樂手韋編言洙
泗而無間人仰傳巖之雨天開衡岳之雲帝予右之已恨
不早公其來上勿徐其驅姑煩東土之保釐暫倚北門之
卧護乾旋坤轉方用夏以變夷風輝日舒要整軍而經武
仰惟勲德之元老素定國家之遠謀諸將震于威名百蠻
問其容貌正賴指縱迄成掃清安石其如蒼生何已快老
成之起司馬復相中國矣竚觀書贊之新某自負荒涼恭
承教載文席之侍玉振每得而聞尺書之論金滕今近乎
讖

太守類

賀平江趙守

洪平齋

共審課最周藩班升曉閣奎躔新度視文昌八座之尊磐
石舊封曾扶風三輔之重旄倪歡抃麾幟精明共惟某官
行整而氣醇材周而學邃九霄玉露抗仙掌於建章栢梁
之間萬里銀潢泛靈槎於黃河崑崙之表天不虛牛於龍
種人皆想見於麟儀洗京洛之緇塵訪江湖之奇觀為民
司命與國分憂慶翔堂前細轉春風之有脚勝玉閣下橫
陳秋水之無波上方深思肺腑之臣公乃近牧股肱之郡
勢強宗翰福及王畿趣下詔以召參爭遮途而借冠爰進
弘壁天球之直又為清香畫戟之留昔者房喬受冠瀛州
十八人之選今焉黃霸獨高潁川二千石之功有門入相
之基即業致君之業某埋頭塵賀寄命恩閑頃嘗曳裾於
大府之遊辱賜推轂於公車之辟柰迫倚門之望徒塵飛
騎之追竭來東楚之平反聳聽西清之顯耀起而舞手知
所屬心月朗席丘臨照何分於疆界冰寒燕谷生成早轉
於陶鈞倘昔餘波終歸大庇

賀直州洪守

劉後村

伏審申錫璽書榮分符竹迎奎置郡舊稱江左之繁雄當
寧選侯暫屈朝中之名勝甫先聲之入境已和氣之滿城
矧隸走趨敢誓迎侯某官風規高潔字量崇深蹈名義之
大闢襲文章之正印忠宣仗節何慙歸漢之蘇卿文惠秉
鈞不減過江之王道玉帶樞臣之碩畫金蓮翰長之雄詞
曹惟明公克肖先烈頃陪髦士駑振振以于飛既覽得輝
鳳縹緲而高逝歛青雲之逸步尋綠野之舊遊會在庭渴
見於嚴徐而中禁嘆無於頗牧亟頒一札趣建兩轡廟論
憂邊方急防秋之計家傳許國寧為地擇之謀廼眷吾州

號為重鎮雖長江天塹跨洶湧之波濤然數處風寒合網
纏于戶牖諒規模之素定使精采之一新澤中之鴻鴈莫
居下帳之貌貅稟令前旌所指樂哉皂蓋之行春左轄久
虛行矣青檀之復舊某讀書雖苦涉事至迂耕汾曲之田
可支饘粥遮長安之日誤弄釣竿本深入於閩中忽遠移
於塞上倦遊已久念自於一丘泥古不通了莫譜於三尺
竊承開府預恐曠官儻尚寬震懼之威庶獲舉平反之職
衰矜勿喜蓋其小小之所聞深刻寡思諒亦君侯之不喜

賀池州焦守

鄭雪巖

伏以君辭天陛剖竹齊安我往日畿乘輶浙水雖似燕鴻之
相避詎容魚鯉之未將同年得無情乎交隣胡可廢也共
惟某官為廷唱首本儒者流授一編書才優王佐學萬
人敵氣壓將家出入禁闥之中拱扈冕旒之側密承師錫
昭布外庸壯長江之波濤誰思飲馬宣朝廷之德化旁及

賀瑞州游守孝巖

辛料院鄂州

離鴻直追令下名豈羨營平軍冊某同登熊虎榜久別鵷
鷺行覩十回莫踈知心已久聊憑尺楮少將末路之敬恭
行造雙旌共話當年之塗扶望風增喜有語莫殫

恭審一扎塗芝五符分竹捲珠簾之雨悵別日之何多頌
錦江之春幸趨風之非遠湖山改觀牙毒縣增輝共惟某官
卓爾燭微英標映世武夷之峯峭拔心迹雙清紫陽之學
淵源又祖一脉影纓撫仕驅駕榮塗才無施而不宜治所
至而輒最升華舊府列屬容臺化北溟之鯤存承泥軼集
議堂之鳳載擁朱轡豈康廬彭蠡之能淹宜堯陞虞廷之
迅召句磬棘寺簡在楓宸進陟三丞已密鄰於要路歸尋
一壑何勇退於急流世共仰山斗之文公合整雲霄之武
西江道院南服名邦聿求二千石之良以廣十萬戶之福
絲綸天落儒袴春融鑄頑成仁豈侯涪翁之語安老懷少

益明夫子之心選表可期入覲伊迓某家舊受屢於宇下
身今寓迹於鄰封碩方需次以杜門側聽消剛而開府馬
策不進燕賀未惶遐瞻碧落之堂如隔蓬萊之水裁小天
之竿擯聊致敬有先人之田廬尚依帡庇飯心徒切營吻
亡竒

賀瑞州游守

湯侍郎中

恭審鳳詔起家魚書領郡晉蓋德星之社夙幸論文槎通
靈漢之津滋欣溯潤輒憑寄鴈宙慶拂龜欽共某官精誠
際天懿文振古典刑是似英英御史之名家烟副無革繼繼
默齋之的嗣早滕清貫寔簡皇明金耀主書旋替奉常之
禮樂緹輿歛惠游馳刺史之旌麾泊棘路之躋聯參稼鄒
而進貳壇還可竦鴻去弥高屬勤宣室之思手遶御屏之
選寵分半竹來訪瑞芝雲出無心睨偃松而懷古春如有
脚俯尋越以共唵襦袴詠歌鼓角誰亮賦成道院信有

父老之相安圭觀禁堦拭目公侯之復始某棲其假守久
矣懷歸歛聆盈耳之謠亟飭建牙之賀襟期維舊輝映方
新虛號唇齒之依相望接吟游夏淵源之素尚丐餘波嚮
詠維深染濡則淺

賀瑞州游守

陳寺丞秉之

芝檢放香竹符疏寵昔居烏幕嘗登名侍從之門今受滕
屢又睹新史君之政未展望塵之拜敢誓賀犢之恭欽惟
某官天韻宏深風猷凝遠家傳詩禮學宗東魯之師門盛
衣冠人誦西平之子典刑是似譽處俱揚一通藉於金闈
端進班於玉筍華參省架謹簿書文籍之藏班陟社司明
禮樂典章之故自為丞之再轉旋出守而一麾六轡方載
於瀛洲五馬又驅於蜀水春茲斗壘着此星躔製函首酌
清冷賦韻尚傳於山谷垂天虹度雲巘詩篇猶憶於誠齋
矧今道院之主人來自武夷之仙洞百萬戶蒙福已聞孺

袴之謠十二旒簡知佇復囊旣之舊某壯行漫仕老去投
閑思觚稜之重遊恍如昨夢玩珍臺之真樂頗遂初心託
身蒙地主之恩共社有年豐之樂偶然浪出訪尋坡老之
雪臺久矣懷歸頭傍召公之棠舍編摩語淺替頌情深

賀鎮江守傅仕郎

洪平齋

共審自天錫命易地建藩此亦崇聲華共識西清之法從碧
幢號令鼎來北固之主人旄倪歡呼鼓角喧亮共惟某官
姓名日月氣節華崧文轡商周可謂昌黎之篤道言稱堯
舜無如孟子之敬王否蒙濩蠖之知偏歷高華之選每於
器能政理見所舉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蓄之弥明翔而
後集爰徑於禁路遂獨立於諫坡秉節如中流砥柱之不
移遇事雖驚雷破柱而不懼善類倚之而增氣憐人聞
此而寒心倦從豹尾之游願奉龍潛之最民庸幸甚國論
謂何瀟清玉清無限愛棠之父老周遭鐵甕有來騎竹之

兒童矧此名邦為今要地控天塹於萬里烟濤之際拱日
畿於五雲霄漢之間知謀帥之良難喜得公而為重好是
天球琰琬翻奎壁之祥光不妨羽扇綸巾挹金焦之勝槩
聊屈掌北門之鑰即歸鞞西府之樞某稅駕未能植牙在
望尚想樓頭望眼歸兩淮形勢之圖遠思江上一搏吊三
國英雄之志

賀建寧府王侍郎

王暉軒

禁廬厭直帝綉疏榮待對松楸泣 寧廡藏書之府剖符
竹使在 阜陵潛邸之邦單車一來千里胥慶某官西州
人物前輩風流凌雲漢之章最宜為誥擺雷硠之筆得所
以言入而論思出則藩翰丹山碧水本全閩第一州蘇
軾襍衣分徒列連營之五屬汀邵之煽變初招捕以兼司
繼命庶官成驟重驟輕之勢肆胎奇禍於一頓一笑之微
至煩水西許之兵入戡火城中之難收拾餘燼歸為長雄

增竈取羸幾千人矣籌沙唱飽耳屢空呼鄙既富於黃金
權遂傾於皂蓋以至不掉殆將倒懸惠然肯來有豹尾雞
翹之彥齊之以禮龍言貪狼很羊之驕不踰畧刻之間遽復承
平之舊淮陽非簿長孺已藹治声朝廷深知弱翁即趨嚴
召某密逃空谷背縛衡門有事西疇方耦受墨之父老不
知東騎莫隨騎竹之兒童得之所聞喜而不寐桑麻影裏
碩觀仁政之濃桃李光中庶養病身之佚

賀太守謝刑部

前人

伏審陞華寶宇移填玉山碧草綠波殊爵想崇之父老未
幡皂蓋已歌騎竹之兒童安得一語借冠君於帝前正恐
兩州爭杜公於境上去思之極喜躍伊何恭惟書府斗牛
相門星鳳夢池塘之草家自有於詩声鄙堦砌之蘭世共
推於儒傑思昔先正時維鉅公使吾君為堯舜之君今猶
被於宗社以所季皆周孔之季端復存其子孫独先生自

取之廉有識者見謂之屈婁吃一麾而去端飛五袴之謠
方茲蹈德而詠仁奈何奪此以與彼雖未竟雲霄之迥已
頓驚分野之殊恐開藩之未間不俟駕而歸觀前有召父
後有杜母賴拊摩凋瘵之餘坐而克言進而舜趨竝獻納
熙恬之盛某猥誤衮褒之辱每虞錦製之傷鳴鳳凰於高
岡式僊九苞之瑞世徒鯤鵬於溟海莫隨六翮之培風

賀太守劉寺丞

方秋崖

伏審夙戒麾符儼臨戟衛呈琅玕叫閭闔正聯星宿之班
羞崑崙薄蓬萊自求山水之郡此名此德甚盛甚休共惟
玉篳黃鍾之函和瑤瑟未絃之挺直雖不為表襮於議論
之際要自有公是非未顧嘗標置於名氏之間此所謂真
道季蚤策勳於翰墨乃課最於簿書州縣之職徒勞人存
出郎官之宰賢能之季不待次尚參計相之賓凡晉摧萬
貨之經與均會百官之給皆未究其所蘊何厥聞之甚都

龍左角爲天田肆陸華於九扈駢右駢者刺史訖自詭於一麾上若曰古君子之儒時則入漢循吏之傳以去帝城不遠耳冀潤九里而及京師然豈君相之意哉乃先一州而後天下聞有迅召願無疾驅其自守其迂見謂之拙思昔中年之化今已在七不堪之中正復陽城之主亦付之六太息而過不自料勇爲此來一用其策之平平兩書其考之下下有人民有社稷久矣厚顏爲保障爲爾縶絲漁宰掣府公既至止吾知免夫披雲霧而覩青天敢忘賀厦爲草木而到君地或可逢春

上豐直州

有俊

劉後村

奉莫府之文書昔嘗依於麾下主功曹之筆刀今復入於穀中何所取材居然蒙章敢飭牋題之陋僭干禁戟之嚴某官直氣蟠空清規照世單傳名節實維元祐之固家尚友英豪見謂北方之李者卓尔門庭之自立恥於後徑之

曲通項從國老之招出替戎昭之重箭已傳於瓜步烽遽徹於甘泉衆議畫江恐投鞭而飲胡馬公方秉塞獨移書以折佛狸迨息肩載續於舊盟乃絕口不談於前事晚繇半刺往建兩轡方此憇棠已盡銷於囂訟政惟拔薤遂見忌於強宗一策徑上於漁舟四壁了無於鶴料嘆滔滔之皆是而皦皦之難全賴朝廷之深知屬強場之有事誓江慨慷天知祖逖之精忠對壘雍容人仗羊公之雅量方且外招流附內拊凋殘大而經畫於中原小則蔽遮於吾圉倘來富貴諒久付於浮雲不朽功名定有光於信史某項繇祿仕早誤賞音性不通方動與世人而寡合衆皆欲殺獨蒙執事之憐才初不吏於未雲每持延於枚叟愧酬知之無地乃抱痛以不天空使時賢見誚景升之子豈無先友誰怜嵇紹之孤買山之興甚濃誓墓之詞良苦昨聆刮竹漫意彈冠第歸闔者累年無入制之一字當趨事赴功

之際自審閭疎矧操心慮患之餘頓亡精銳不圖狂簡尚
挂辟書廟堂知出於無私士友或疑其不稱拊丹心而感
慨常中夕以激昂懷燕昭市骨之恩慕豫子膝身之報然
某戴星即路觸熱沂難值漲潦之奔狂駭風帆之淪覆已
借十口不從河伯之居偶有扁舟來起湘纍之死幼稚僅
逃於魚塋衣裝蓋甚於鶉懸况生涯盡化於波濤而性命
僅存於絲髮盡已資身之無策退將避事之有嫌却返敵
廬共卧牛衣之疾重尋來路自憐鴈影之孤漫揮衰涕以
泣岐未覺驚魂之守舍今者既趨京轍密迎麗譙度已耗
之心思決不堪於事任何以舉賤有司之職得無辱大君
子之知薄書黜類非所能恐上煩於程督筆楚之下何求
不得竊有意於平反苟不愧心是為報德

通建寧守葉尚書

劉後村

長六官為禁近昔御選授之恩倡九牧以蕃宣今玷附庸

之數世未有不難之縣令身獨逢易事之府公敢飾鄙詞
以干嚴分恭惟某官高明而密察博大而崇深疇昔並游
尚及接乾道淳熙之彥平生孤立不知有熙寧元祐之朋
自為諫官御史以來至居方伯連帥之任惜善類如衛頭
目愛吾民若養牀膚議令則欲寬一分理財則欲指末利
君實視副樞之貴莫肯次遷富公當新法之行獨云不曉
至今甌粵衡湘之境皆有召杜龔黃之思逮寧考之末年
召耆英於迎列灼知聖意欲付事樞未及覆於金甌忽已
馮於玉几羣公翊戴瞻龍氣以雲從一老彷徨抱烏號而
兩泣露章力請天語莫回遂繇喉舌之司來鎮股肱之郡
其出處語默之際皆理亂安危所關黃髮番番焉可捨朝
廷而去赤舄几几終當滿廊廡之歸某號為狂生名在惡
子臂紅旗分塞上力戰無功叱黃犢而田間躬耕不飽加
以親頭雪白先緒灰寒頃干吏部以覓官適值明公典選

誦句百僚之上即日知名割炙衆賓之中蒲堂動色特指
大邑俾字小民蓋有愛當世人材之心豈專爲通家子弟
之故然而曩收虛吝言今課實能強顏讀城旦之書惡手拚
獄流涕秉宰盆之筆何以主財雖素爲大尹所知恐不免
督郵之辱凜冰淵之戰內駭湯鑊之臨前尚賴涵容少寬
休迫以繭絲爲喻必能味尹鐸之言倘芻牧不求安敢逃
距心之罪陳情之始空臆以言

通興化范太守

王驪軒

出綸闈闔作屏壺山范老十萬兵於胷中時方竒里元結
數百輩在天下民其少甦闖上日之匪遙企下風而起敬
共惟某官清凌冰柱峻埒斗柄月旦題評元方季方之行
誼天庠模楷大陸小陸之文章講李徧諸老之參著書作
千載之計屬權姦之當國紛競習之移人一世濶移相與
染齧蝨之沫二難壁立斷不汙元規之塵紈蘭自馨食藥有

迨聖化已新調瑟而衆賢交起彈冠所挾者高尤難於進
謂寧得小國寡民以行志不願爲枉尋直尺以留中惟莆
稱詩書禮樂之邦久焉弄印以公爲忠信茲惠之長宜此
分符旌麾未肅前驅襦袴已歌來暮吏狙於政弱而垢玩
民困於軍興之誅求剝肉醫瘡甚矣羣主之寡遂酣歌常
舞幾於一國之若狂所望獨立使君之來以爲一方疲毗
之幸仁必有勇嚴以濟寬使鄉無打門索錢之胥則家有
左饋右粥之樂然而世道隘甚人物眇然此獨何時橫濟
川之舟於野渡行且有詔起擎天之柱於明堂某爲儒而
迂入仕而拙愚戇旣見排於紹定踈狂復不合於端平竊
祿祠庭已自分烟霞之疾贅丞鄰郡初何心風月之分推
平生於方冊以服膺乃一旦隸治封而親炙必有訂頑砭
愚之誨以爲鍼膏起廢之方嘉與斯民親沐循良之德化
更祈暇日拱聞經濟之緒餘

通漳鄭左司

王臞軒

綴班蓬觀稔聞尚書曳履之聲竊稍叢祠敢作刺史題輿
之望叨偶恩而起閑散得帥屬以奉教條敬飭墨卿敢干
籤帥恭惟某官清凌冰柱峻埒斗灼昔在元樞不作漢唐
之人物篤生令子克詔韓呂之世家方在盛年見稱偉器
容與功名之會更閱理義之多正色立朝舌底吐冰人之
語一麾出守毫端宣澤物之仁柰西風之塵一高而東山
之興莫遏著書平屋講學專門卷之而懷已並復齋之高
躅允然有得誠如西山之薦章及聖化新琴瑟之調宜名
勝應弓旌而起繇郎闈之雋武參樞掾之宏莫習明先朝
之典章蕩滌累年之垢玩形之論建多所施行獻可有先
見之明方為時出龜山又不合而去正坐名高賢者進退
之非輕世道汗隆之所繫此興思於側席亟有命以起家
眷言清漳之名區宜有通儒之報政旌麾至止襦袴藹然

崇教尚文振起紫陽之墜緒蠲租減賦舉行竹隱之寬條
惟是時事日新善類星散朔黨洛黨之論橫起南軍北軍
之變未銷此獨何時橫濟川之舟於野渡行且有詔起擎
天之柱於明堂某徒有苦心本無甜舌齷拙既不容於紹
定踈狂復見斥於端平耕具釣竿已分烟霞之痼疾筭篁
泥軼何心風月之平分獨幸以邑子而事鄉尊况復以書
生而師素宦必有訂頑砭愚之教以為鐵膏起廢之方喜
與同僚欽奉循良之政令願言暇日拱聞經濟之緒餘

通南劔守游郎中

九功

劉後村

問縣譜於山陰方懷憂責瞻耆英於洛社喜識典刑以半
生熏炙之心寓一帋千摩之敬共惟某官任重而道遠源
深以流長以游先生之故家從未文公於精舍方執經講
河汾之曲高第故多及逢掖立魯門之東一儒而已畚耨
勲名於荆漢晚陪議論於朝廷觀其諤諤以昌言豈不凜

凜而可畏千羊皮不如一狐之腋百鳥群忽見孤鳳之鳴
疏傳而竈婢拙驚身去而畫工圖繪着之廊廡真如太史
所云在彼澗阿深得考槃之樂屬逢初政起牧鄰邦得喪
付之無心出處莫不有義過理門而下慕恬侯之謙恭露
印綬于懷笑買臣之膚淺靡得藩條之布佇聞驛召之來
某潦倒不堪嶽崎可笑醉登廣武嘗妄議於英雄病卧壺
頭始回思於鄉里亦既買山而隱矣乃如有物以敗之而
况邑介通衢身居謗府若之何而施設可以免於悔尤如
公之賢舉國所敬雖不至言游之室頗思避齊相之堂法
令為師敢襲漢儒之卑論詩書執禮度聞夫子之雅言

通吉州史太守

洪平齋

伏以訪范小老子之舊遊愧承遺俗望六一先生之故國
喜在下風輒捺削檣之恭庸點製鈴之聽共惟某官丰規
峻整氣度深閑鼎盛一門獨抱富貴不移之志瀾翻萬卷

欲乘功名自至之幾氣吞牛斗以何高手枝象犀而甚勇
半千逢運四十專城清香凝寢以無心白粲連檣而滿眼
羣兒相和歡傳太守之中和萬馬不嘶聳動元戎之號令
隱如敵國倚若泰山要驅沸鼎之遊魚昔解佩刀而買犢
謝安之屐欲折丞叔敗賊之功魏證之笏尚存益振傳家
之烈某侵尋老景鞅掌偏州登陸有四明舊矣聲聞於東
越滙澤為彭蠡今焉派接於西江念其臭味之同假以併
幪之託庶幾知免尤切傾依

通雅歐陽太守

洪平齋

伏以渙發綠縑鼎來皂蓋六一先生之家法在覺斯民小
范老子之藩條復見今日歡傳騎竹風動采芹共惟某官
氣明且清識遠而粹攬天地之秀於筆下沛若湧泉納古
今之變於胸中燎 觀火志不求於速化事惟應於無心
用能大其所居之官予以培此有用之業問津三輔迂徑

五溪陶蠻蠻為禮儀之邦洗炎障為清涼之境方返南州
之旆又分東國之符乃睠螺洲旁連蠡澤漢番君忠烈之
可想唐魯公典刑之具存近觀兩年至易三守出則振使
星之風采入則耀郎宿之光芒盛事可書芳塵有繼慶朔
堂之坐肅雅稱凝香紫宸閣之趨班即看鳴玉某壑益風
味燈火生涯卜廬占天目之陽夙依喬木倚席嗽芝山之
麓行挹甘棠喜後學之知宗望先驅而起敬力張是道端
屬其人沂水詠歸首肯與雩舞之曾點魯宮泣止更期頌
修泮之僖公

通新贛州葉守

戴象麓

伏審光膺鳳檢榮領虎符直館優賢久嘆老成之去國侯
藩澤牧深嘉鎮撫之得人鄰邑均庶輿情首慶共惟某官
斯民元氣前輩盛心風雲飽溢於壯懷嶽瀆間鍾共偉器
進退周旋而可度艱難險阻之不渝清絕一塵炯若木蘭

之墜露文追五色皎然玉樹之臨風温乎廊廟之珍允矣
縉紳之表時方期於霖雨公乃抗於浮雲信知士夫進退
之難獨得古人出處之大高標山峙素履淵登然杖屨東
山之風為先生則甚高矣而升斗西江之水如細民之久
望何帥垣方力薦之初天子嘆相見之晚亟下楓宸之命
即分竹使之符十八難之上流素稱名郡二千石之重寄
茲得直儒佇觀渤海賣刀之勳即膺宣室前席之問某鄉
閭晚出州縣謫才屬除日之初傳勳鄉心而增喜一邑如
斗幸依東蕃千騎之雄尺素馳書必翊南豐一辨之敬其
為頌詠罔既編摩

通于太守

牟存齋

玉坐疇咨金郵迅喜聞臺泮莫方將窮勝事於園林統府
浩蕩乃幸拙价人於藩翰紫馬西來而捧擁青羅東首以
溪迎敢後鱗函式前鷺羽共惟某官星沙上瑞天柱高標

文章五色錦之脫機光奪日月器重萬斛舟之轉柁勢壓
波濤平生自詭於民庸時望積闕於朝著京之西蜀之表
從容前著之借籌淮之東江之南掩荆除麾之文映俄王
書於金耀旋持正於玉條總夏官司武之權七兵有秩覽
蒼籙考工之記五雉惟脩步武峻窮功言炳蔚以韓吏部
斗山之望參裴丞相淮蔡之軍方共占勝氣於赤雲已同
奏捷書於清晝天知一節霜揭六絲革表鶴歸久矣認令
威之城郭草廬能卧豈容閑諸葛之扇巾合展翻於鵬圖
俄移輪於熊軾粵惟吉水實號與都式喬木之廬山尚帶
醉翁之文墨誦連牆之句世誇傳蘇子之風流蔚然諸老
典刑之邦着此當代文章之手操梳念念惠顧遠民步履
村村爭誇新尹玉符新合竹馬驩迎近事目存已揭使華
之樣遠猷心渴諒虛從橐之班某鉛槧罔功緹屏非據昔
寄巢雪外固嘗竊大幕府之庇休今別駕治中又獲際古
為緩轡之行

伐通南劔守徐兵部

方烏山

帝懷望郡詔選倫魁恰則十年合身坐池邊之鳳却來千
里覺光搖津底之龍謹飭魚緘往迎騎足共惟某官枕洵
而毅莊栗以溫論議崇欲不忝董子孫弘之對淵源深遠
嘗游陳方康成之間由其三場非為喫着之謀是以九遷
不出丞郎之選允哉任重而道遠何其勇退而守專騰鐘
川之名都為戟寢之勝處今暫屈六鰲之彥豈徒榮五馬
之觀名節奇芬訪了齋翁之手筆問學墜緒續龜山老之
心燈時則優哉游哉志其遠者大者明教化而采魯侯之
藻平獄訟而種召伯之棠和氣溢而歌麥兩岐巨姓馴而
拔薤一本無愧經史之記載又持筆畫之緒餘百年幾見

之聲名立矣千載不朽者官職云乎執事勉之斯文章甚
某煌粟無補杜駕胡為奇哉八郡之同寅森若三星之相
望况輝躔其尤邇切華潤以茲多安敢強顏奉帷裳於上
坐徒能洗耳采襦袴之新謠欣幸方深揆擣靡竟

回新守陳夢龍

劉後村

當守掄才專城作牧鄉邦相望新懷會誓太守之章父老
來迎如見國子先生之面稍脩書札以節侯麾恭惟某官書
讀五車詞傾三夾郎陵筍有文若視元凱而有光靖恭揚
生敬之方屈馬而無愧冠三舍俊造之選號七閩文章之
家衆由徑以疾趨獨盈科而後進佐陪京之留鑰風月存
分牧思陵之潛藩障烟一洗盍趣召吾立而奉計顧重煩
常守之凝香眷此邦人種何福德鴻碩照臨之未遠象賢
選擇而重來昔尚父報政於齊何其疾矣國僑遺愛於鄭
惟其嗣之未有上冢過家拜廳賦事光復周公之舊宇增

培召伯之憩棠歷觀舊史所書鮮如今日之懿譜端明之
丹荔可繼先賢對舍人之紫薇莫須公等某坐虛名之過
實為衆毀之求全岌岌之蹤甚危狺狺之吠未息身離禁
苑永孤明主之知名刻黨碑尤當繫臣之罪自嗟垂暮偶
未溢先躬書詩以教子孫力田園以奉公上聞雙旌之孔
邇扶一杖而起迎太守宿惟猶記鳴禽之同樂即君官貴
恐難行馬之重窺

回新守趙寺丞

劉後村

溫詔趣行輕裝鎮赴閩嶠有壺公之勝宅牧不輕邦人望
結輩之來聞風相慶可無尺牘以侯雙旌共惟某官講貫
於家庭切嗟於師友黃巖萬家之邑藹若誦絃西橋諸趙
之賢尤其冠冕迺如執事克肖前人其踐履可司直奉常
其施設則省郎中秘三載令君之勤恤百年父老之去思
洎擢廷紳蓋旌縣譜為丞再轉少留宜列宿之可攀乞郡

三章勇去雖六丁而莫挽甫本樂土守多名卿屬此儉荒
加之供億遣防江之戍衛募入水之伙飛西北之事會無
窮東南之骨血已竭國有三空之患孰不懷於隱憂民受
一分之寬公盍念於斯語靡容席煖即有墮袞某妄想灰
寒顛毛雪白昔過鳴琴之境嘗接緒言今為負耒之民已
尋初服聞消上日喜托餘齡騎竹迎細侯固難入小兒之
墜尋花訪野老尚能和六尹之詩折屐之深濡毫罔既

荅鄉守潘宮教

劉後村

遴選名儒出臨雅俗邦人欣欣相告久屬望於英声使君
徐徐其行孰不歌於來暮亟馳尺牘往候雙旌共惟某官
稟奎鼎之精英鍾山川之清淑蓋諸老並生於寶婺而偉
人多出於華宗成公席下所聞終身實踐柱史殿上之叱
千古直聲既盡讀善和之書且單傳麗澤之學不由介紹
自致清華東觀群儒推蔡邕尤知漢事太學諸生曰韓愈

宜為人師厭輦路之分華爰桐廬之瀟洒衆歌別駕詔遣
追鋒長孺庭之直臣有足憚者梁王上之介弟遂使傳之
但嘗為朱邨之宿鮮不在烏臺之選視猶澆已義不呈身
對揚咫尺之威枚數中外之事痛哭陳治安之策天為動
顏長揖出光範之門士有愧色甫方弄印帝命剖符俗無
澆淳治有粹駁昔鄭人嘗病鄉校之議自孟子已形巨室
之言惟清可律懦頑惟理可屈權勢不必參伍以問牛馬
當如中孚之及豚魚小國寡民未究師儒之施設聖君賢
相方褒牧守之循良煖席未皇子環不遠某乾淳舊族海
嶠孤生四紀驅馳人知其文俗吏一朝際遇上擢以清望
官紊進士任子之品流妨文人才士之塗輒以茲蔽罪良
所甘心廼若騰樂羊之謗書殆未見張華之諫草衆怒欲
加於丹頸寬恩獨念其白頭獲以殘年安於故里聞擁麾
之且至將扶杖以頽觀僕視彼徐穉任崇則憮然侯賢於

陳蕃寵參也遠甚庶因暇日可聽緒言懸車而示子孫不
容緩矣灌園以奉公上尚可勉躬

回瑞守游寺丞

趙提邢

奉天子詔分刺史符製齒齶於劍池古稱道院憇甘棠於
南國今得仁侯受辛突來協寅有幸某官丹山英氣翠竹
高標周程問孝之傳挺然祖烈嚴徐侍從之選籍甚父風
以閎閱之貴游尚州縣之歷試頃守星猪殆類川欲俾我
民之寬幸有若士者在一札載放於禁掖而轡荐駕於高
安善推所為不勞而治老手便劇郡想凝畫戟之香雅意
在本朝行復青氈之舊某无堪詼隘有愧空因忽聞軍將
之打門喜得詞人之居牧江山千里雖未快眉宇之瞻臺
郡一家所願為臂指之應叠叠欲謝草草是慚

回游瑞州

趙編修崇潔

裁容臺捐益之儀僅知從長載宥府編摩之筆猥使兼官
中懷忝竊之羞外借推揚之重共惟某官風猷凝遠地望
高華祖烈有傳沒流源於伊水父書早讀開步武於甘泉
得諸服襲者不凡隨所發揮而愈偉蓋繇棘寺晉儀帝左
右之班自詭竹符嘉惠江東西之境方渤海甫下車之始
為高安洗珥筆之誣閭閻風草之不驚田野耕桑之自樂
維其時矣適當五月報政之期歸我公兮迅輅一札成文
之寵某非才共二取數過多甚慙謝牘之魯臯過辱慶函
之鄭重組豆軍旅之事皆所未聞簿書期會之間願言共
濟情真敢倚語絕桀敷

回游瑞州

馬裕齋光祖

甘泉從臣之真方拜謨恩於神甸瀛洲孝士之直忽叨隆
委於陪都忝切亡堪游揚有自愧謝言之未控驚慶語之
先馳某官識周才遠心曠度建中御史之裔代有聞人子
陽夫子之鄉地鍾間氣幾更出長而入治不知內重而外

輕屬駕朱轡肯臨翠樾製劍池菡萏之服名茶亦香參惠
山簷蔔之林丰標自潔郡直成於道院民胥得於湖山昔
四岳而今穎川固尔公尔侯之表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
君吾相之心會有召環趣登禁甬某師干初試邊遽適殷
江隔東西願借斗升之水禮尚來往先交咫尺之書歸侍
無央鋪張不盡

上游瑞州

金府教之眾

中興南渡久聞御史之家簿書西江猥忝諸侯之客自賀
茆芹之生意宛同花木之向陽闔燕寢以齋心羞鱗械而
曝敬共推某官標凝霄月襟佇清秋生武夷洞中之天百
年又獻立伊川門外之雪一脉淵源膏馨三万軸之牙
籤曲調五十絃之錦瑟其立也獨故進退出處一材諸天
所養者深故窮達得喪不易其操名高見忌道大難容聖
朝非用人矧是名門之舊君子豈容去國苦於公論之无

芥視榮華葉輕去就帝念江南之右瑞為望郡之雄勝槩
翠嶽曾着鍾離墨之蹟先賢清節猶帶醉翁吟筆之香而
况錦水市河福地已符於佳讖蘆鞭席帽天街近唱於狀
元宜此擁麾暫焉稅駕一琴至止五袴權如出佛手以救
度衆生試仙方而甦醒羣命前召後我吾於明公見之左
禹右臯是特分內事尔伏念某金華晚季璧沼陳人初竊
一官頗負雞出籠之喜坐遲遠次復懷鳩控地之羞人共
嘆其淹回已獨安於恬退徒以欲報罔極之德正當既喜
且懼之年做聽報瓜亟驅行李拜二蘇之遺像挹三劉之
高風决无倚席之踈或難遠在城之刺孰為道地我有使
天夜雨青燈祇分鄭廣文之獨冷暇時鈴閣拱聽未夫子
之的傳鑽嚮方深禁摩不足

上游瑞守

王監庫

國用充于外府績茂贊丞庫官尊在低僚礼端趨事立下

風而起肅滴晨露以淺忱容德如天布心有地某官大林
喬梓衆芳蘭荃問李光游氏朱氏相傳之灯人物方韓公
范公齊駟之駕雍容大雅長記先君子之典刑奕燁令名
可謂士大夫之融顯自翼清風而飛鳥斬階丹地以影纓
好溪不妨風月之遊星渚會是江山之主公道大明於棘
路庶政宜禪於播臣古井自止死波之心長松益茂凌霜
之色高安稱道院正須山谷之大書歐陽為寺丞已召初
寮而草制自參寺事克當上心監臨藉以分勞出納確然
奉法為國家惜貨幣之積如山象父祖賢侍從之除有日
伏念某才狗尺短心力寸耕曾趾美續聞之死稱視李古
入官而有愧屬皇上軫及先臣之留笏而相國忍困人子
於負薪指鈔引以受官期亮庫之儲士縱許望塵入局之
拜柰速觸事面墻之譏徽福先公得師宗匠誓將勤而補
拙庶於愚而愛能情知有所托身高飛恨不挿羽觀道德聽教
誨偶同退之為吏之逢相豈告慕慙勤第慙武戾集中之
益拳拳所寓嘒嘒吳殫

通游瑞州孝嚴

吳雨巖勢卿

里中一別慨轍轅之差池江上相逢幸節麾之聯合翩然
雲翰貴此風帆共惟某官明茂凝眷惠和毓德祖風未遠
親接元公正公之傳家季相承又濟默齋受齊之美既源
流之甚正宜標致之不凡班荀屢催上恩濃甚觀挑懶詠
詩論躓之多幸劔池丹井之民久借皂蓋朱轡之蔭簡靜
柳武陵之政清廉張職方其人中和樂賤宣布之詩已關
上聽侍從論思獻納之選即踵前芳某久已勸游冒當分
遣守三尺法豈能小大之得情段二封軺願使東西之惟
命孺已若為而稱任同寅正喜於得賢教及瓜而代之期
去何速也念維梓必恭之誼能勿誨乎心之精微舜不宣
鬯

續集

卷之十五

七

潘汝源

卷之四